

为了生活我把所有朋友都

出卖了，把她们写成故事

卖出去，包括我自己的故

事。嗯。对。我是我。我也可

以是你。我是宋丹菁。我也可

我是宋丹菁

也许天气太热太湿，我完全无法集中精神思考。案桌上有一堆未经修改的文章，编辑说没问题了，我却怎么修都还觉得不满意。毕竟写作是件孤独又私密的事情，虽然不能说一定要躲起来写，但凡一开始笔者许多时候必须得专心一致，想尽办法与世隔绝。这下好了，世道终于要求每个人保持距离，在这个病毒日新月异的社会，新的社交日常就是保持距离。习惯了那就不是生理上的事而是心灵上都会习惯独行独断。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居家也盛装因为打扮漂亮是厚待自己的其中一个办法，坐在房间的角落看书发呆。这里是我的房间，是我的工作室我的冥想室我的安全堡垒，我假设没有人可以进来，因为我很少招呼客人，就连编辑都只会跟我线上对稿开会，我没什么朋友，而且这里是我孕育故事的地方，是神圣的，不适合用以「外交」。这里有两个「窗户」，一个通向中环的街道一个通

我是郭华生

我喜欢看窗户，你喜欢吗？尤其是在香港坐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然后车子经过高速公路，隔壁柱着栋栋住宿，你便会看到许多风景。窗外看进窗内的风景，好比如镜对镜反映出的无限重复影像。我跟老爸一起住，阿母在我年纪很小时便抛夫弃女离家出走，自此我跟我爸相依为命。现在已届中年也没什么大志想要离家独居，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他而他也只有我。

第一天，

老爸今年七十一岁，看电视新闻报告说政府因为疫情关系公布自今天起限聚令收窄为二人，所有餐厅全天禁堂食，他一边苦着脸说自己好想去公园走走。我安慰他说等情況好一点我就陪他去公园，现在去都没什么公园棋友会出现，再且家里人更要防疫，第二波那么凶险，我不可以让他老人家犯险，第一天我把家里冰箱里的东西随便再弄便搞掂咱俩的三餐，但老爸今天重复了五次这句话：「难吃死了。」

第二天，

为了买点新鲜的某跟肉我全副武装出去超市，我戴了帽子、口罩、手套、墨镜、穿了全身防风运动套装，出门前先在门口放了洗衣袋以及酒精。进屋全身脱光然后立马去洗澡洗衣，鞋子放外面也用酒精喷一轮。洗完澡把食物解封换包装，可以清洗的通通洗一遍，然后把老爸从房间里放出来，他三步拼两步跑去打开冰箱门，发现里面满满的食物便心满意足地拿了一个玉林苹果洗来吃，咬一口说一句：好吃。当然好吃，六十八块两个，很贵，但为了他的身体健康，我买。今天三餐，我搜了一下线下的食谱煮给他吃，他说了三次：「没天份，真难吃。」我笑笑，由五次减到三次，算是种进步。

第三天，

老爸今早六点多起来，在小客厅里练太极，我觉得还是别打扰他，尤其是他看起来心情蛮好的。我们的家大概有四百多尺，两个小房间，他跟我一人一间，厨房是开放式连着小客厅，我房间里面全部都是书，因为小女子是个出版社编辑。在社会大难当前，我这种人是最适合（躲）在家工作，尤其家中有老人，公司早就在二个月前开放居家工作申请，只是这个月疫症有社区爆发趋势，公司即时取消轮班安排，全世界留在家线上工作，一样有效率。我躺在床上回电邮，由于不能外出我便把房间内的窗帘全打开，虽然我只容许阳光晒进来而不是空气互通的那种开放，我还是有种「自由」的感觉，没那么像坐牢。我看出，大部份邻居跟我一样拉开窗帘日光照，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逐家逐户尽情看。

往虚拟世界，都是我观察环境的渠道。你怎么来到这我不知道，是公共交通工具吗？胆子真大。全身消毒了没？随便，故事早晚被揭盅，既然都来了，就破例坐坐吧。

过份燥动的情绪，连带着这种潮湿酷热的天气，没有一样东西是对的，所以我把冷气降到二十度，我喜欢冷一点的感觉，这样比较适合写作。人家都说女作家很奇怪女作家爱穿黑白素黑女作家不要在清晨写作要不不喜欢凌晨格，都是异类迷思，都不是。对，大家还说不如让我养只猫，因为女作家都喜欢猫。想像你跟前有一幅画，画里有大窗户桌面上有纸张，椅子上披上一条大围巾，旁边柜子里都是书，没别的，住在这房间的人除了书写应该什么都不做，不食人间烟火。那到底要怎么生存？（你知道我每天吃多少，咖啡吗？）（还是说书写就不用吃饭？抽根烟就会饱？）那既然都坐了，不如听听我的故事，毕竟难得一聚，要知道在这世代，有些人一年也许都没跟爸妈碰面超过五次，我占了你宝贵的一次怎么可以让你空手而回？那就让我尝试对陌生人交心一次。

我是宋丹菁，很少外出也不太喜欢晒太阳，皮肤白得跟吸血鬼一样，木讷的五官让人觉得很难相处。我知道。但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相遇只有一次，别后不会重逢，你不喜欢我都不打算，因为我们的相遇只为完成这故事。六年前我透过专才移民计划搬来香港，当时我有个男朋友，他叫老蒋。我们透过一个叫ZoZo的交友软体认识，他是个广告制片人，长得还不错。要知道我其实没什么朋友也不擅社交但女人天生喜欢谈恋爱，即便孤僻如我。当时他好像是刚好要去台湾拍片，就这样我们透过ZoZo相约出来碰面，俗套点说就是一见钟情，他喜欢上我的孤傲我爱上他的风流，我们俩像两极一样相吸，一切的开始都是美好的。我们谈过一阵子远距离恋爱，然后因为太爱了，于是我搬来香港跟他守在一起，反正爬格子的人哪里不能写？虽然我对香港没幻想，但起码知道这是个应有尽有的大城市。就这样，我们定了下来。那年是2017，一个人生活久了就会想找个人依靠（人人都这样吧？），当时的我在想不如嫁鸡随鸡，能追随他身边突然似是显得我的人生不是只有自己，我好像学懂爱学懂关心别人或以别人为先，那这样会不会我更投入写作？如若我确定居在香港炮台山的一个四百多尺的两房单位，老蒋把书房让给我，于是我有了男人有了工作间有了离地的恋爱生活。第一年同居，老蒋的心情不好，他总说日子难过，广告业几近夕阳，我说烂船也还有三分钉，没那么快夕完，他总会气冲冲回嘴说我啥都不懂。我们的细水长流走了三年多，中间经历的疫情如大浪海啸吞噬这份爱情，疫症至今改变了世界的秩序与文化，就像5米的安全距离，曾经被以为是几个月的事，到今天我们都怀疑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再戴口罩。2020年时日如飞，一下子就过去了，大半年了老蒋完全没工作，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待在家里，没娱乐没朋友，到后来也没什么钱了。老蒋除了玩平板电脑、喝酒跟发脾气，基本上是什么都不做的，他解释说因为市况不好，没工作很正常，做广告电影的十八个月没开工是正常的。我不敢回嘴，本来我想说的是暂时没开工为啥不去别处的？比如开计程车、去咖啡店当服务员、送外卖、有什么做什么。但我是很默的，因为我怕。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爬格，除了写书写什么我还要做翻译或在线上授课，我必须努力赚钱，因为现在钱像流水一样，两个人的花费加起来一点都不便宜，就单单是买外卖跟家用品线上买的单子每个月要超过八千块。对不起，女作家不会持家煮饭，所以我只好付账单。好不容易撑到冬天，电费

第四天，

早上七点多，隔壁栋老外又在烤面包，由于他的窗户跟我睡房的侧面很近，我闻到那刚出炉的面包香味，写了一张Great贴在窗上让他看：Good Morning, Baqo?（早安，是贝果吗？）他笑笑点头。他好像知道我在看他，是故今天没有裸上身，套了件白汗衣。然后他大喊：Want one?（想要一个吗？）我笑笑，大喊：I live with my father, so two please.（我跟我爸住，所以想要两个。）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我们用Post-it交换了手机号码，然后改用Vc联络，因为这样喊来喊去应该很快被其他邻居投诉。半个小时后他为烤好的贝果涂上牛油夹上鸡胸火腿，共发了两份，用环保面包袋装好，并发了一个简讯来：Open your window, I gotta throw it to you.（把窗打开，我会把面包丢给你）

接过面包，很香很香。我跑进老爸房间，大喊：来吃早午餐。他也闻到香味，便二话不说冲了两杯澳门白咖啡，然后一起吃贝果三文治。他说了一句：真香。我回一句：好吃。是日心情好，我和老外在Living room聊了两个小时，他答应疫症期间每天给我和老爸做早餐三文治。我应该多少算有点吸引力吧。

第五天，

八点多老爸就敲门叫我点外送，他说昨天那家的面包太好吃了，今天继续。我笑笑，十点应该就会送到，叫他饿了就先吃点水果及或者喝杯即冲奶茶。老外九点开始在厨房那边弄弄，我坐在床上看小说，这男的真不错，我们俩就像是同居情侣一样，男人在弄早餐，被宠坏的女人半躺在床上撒娇叫他快点，十点左右，窗户开了，今天是以色列蜜糖火腿芝士吐司，可香了！我给了他一个爱心手势又赶快把吐司拿出来跟我爸分享，我爸说这家早餐店很棒，等疫症好转我们父女俩去店里大吃特吃。我甜甜地说好，心里暗念搞不好疫症过后他就变成他女婿了。这天我跟老外继续Vc了五个小时，他告诉我他单身了好一段日子，做金融的，在中环上班，其实大家都可以在线工作，所以他也居家工作超过一个月。我问他怎么那么会做三文治，他回道他是德国人，对面包可是很有要求的。我笑笑回了一句：Danke（德文的谢谢）。

第六天，

政府公布如果确诊数字持续高企，有可能要出禁足令，老外问要不要今天出去碰个面？我一想到老爸便跟他说不要，如果我出去了不小心害毒回来

我早知道送上门的没有什么好东西。

我跟女士说请给我们15分钟，我要跟我老爸说说然后帮我们两父女收拾东西。她说没问题。因为要去隔离加检验，记得携带日常用品而已，隔离营只有基本供给。如要工作，记得自备电脑和充电线，那边有Wi-Fi和电插供应。

我慢慢走到老爸房门门口说：

爸，我们天天吃的那家外送早餐店厨师确诊，我们需要收拾东西去检验和隔离。快起来，我帮你收拾。

老爸打开门：以后不吃三文治。然后但由他走进厨房，把那袋家庭装澳门白咖啡打包带走。对不起，女儿为食累事。

我是郭华生，发誓以后不吃三文治。

九点整，老外没出现在我窗外他窗内，简讯发了到九点半都没回。我开始担心了，待会怎么跟老爸交待？等到九点四十五分，我对视窗大喊：Wake Up!（起床啦）。没回应。我立马跑到小客厅找老爸，他已经在泡澳门白咖啡，笑眯眯跟我说：饿了饿了。我跟他说他今天餐厅可能不送了，因为电话怎么打都没人接，我要不给他下个面或且下楼给他买份西式合餐。老爸失望地看着白咖啡，说没胃口了。他拿着咖啡踱步回房间，我突然问好讨厌那老外，没信用，害老人家那么失望。去他的。这时门外有人用力拍门，我隔着防盗眼问什么事，一连串的句子我听得似懂非懂，大概是意思是叫我们即时收拾行李，因为我们与确诊者有日常的惯性接触。我大喊他们弄错了，我爸起码已经有三个星期没离开家门过，而我也只是去去超市丢丢垃圾，没有和什么人接触。那女士叫我和她合作，她知道我跟我隔壁的Christian Mayer每天都有共餐接触。

我早知道送上门的没有

什么好东西。